



# 眼科名医张皆春

郑书翰

## 黄河三角洲 名中医列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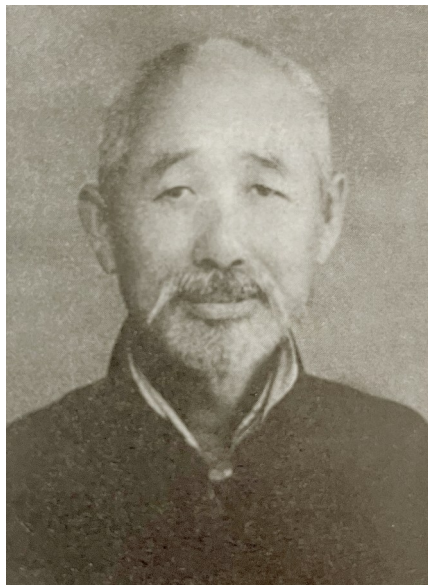
近代以来,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较黄三角地区更早、更广泛、更全面地接触西方医学理论与技术,所以也较黄三角地区更有利于形成体系完备的中西医汇通医学,诞生专科国医学校。

如果没有西方医学的“闯入”,传统的中医学会沿着自我发展轨迹走向何处?黄三角地区无疑是研究审视的重要样本。这一时期的黄三角地区依然保持了传统中医药理论实践传承,涌现出诸多传统医学分科的专科医生,而非西医学意义上的分科医生。本期要介绍的名医就是在齐鲁大地上声名远播的眼科名医——张皆春。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张皆春生于阳信县城区张贵府庄(今阳信县金阳街道张贵府村)一家农户。5岁时,张皆春失去了父亲。家境虽难,但张皆春还是咬牙供张皆春去私塾读书,到14岁时因家境不支而不得不辍学务农。私塾学习期间,张皆春惜时如金,刻苦努力,所以学问扎实,即使辍学了也是乡亲们眼中的文化人。务农之余,他还应乡邻的邀请在村里担任私塾学堂的教员。读过书的张皆春真切地感受到知识的力量,盼望着能够掌握更多为乡里乡亲服务的本领。

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乡亲们求医问病是最难的事情,四里八乡最缺的也是医生。张皆春在教书之余坚定了自已学习岐黄之术以服务乡里的志向。彼时,与他同村的名医张纯忠先生深为其精神感动,便亲自传授尚未弱冠的张皆春以岐黄之术,并常以自己的行医经历和贤达训诂启发他、勉励他。

张纯忠是当地很有名气的医生,尤为擅长眼科疾病的治疗,家里珍藏了大量医学典籍。张皆春格外珍惜能够跟师学习的机会,所以他倍加努力。因为有私塾学习的底子,读医书对张皆春而言并不是一件



张皆春像

难事,更何况有名师的指点。

跟师数载,张皆春深入地学习了《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医宗金鉴》《审视瑶函》《秘传眼科龙木论》等医学典籍,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底子。因为授业之师精于眼科,并受“天无二曜,一物无所生;人无两目,一物无所见”古训影响,张皆春尤为留心眼科的学习与实践。

自独立执业至83岁辞世,60多年间,张皆春始终站在临床一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构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临证思辨理论。他的学术经验与临床验案是后学诸生不可多得的经验示范与学术“干货”。

病人的信任与远播的医名是需要扎实的临床疗效做支撑的,追求满意的临床疗效也是每位医生的本分所在。笔者仅列举载入《阳信通史》《惠民地区卫生志》里的几则记载一窥张氏医术之高明。

1945年10月,一位河北盐山的女性患者前来求诊。此前,她患眼疾数载,深感苦恼,数经诊治而未见疗效,但经张氏五帖中药的治疗,数载痼疾竟然痊愈。1956年,已在阳信县医院工作的张皆春接诊了一位从德州宁津柴胡店来的小伙

子。这位患者患眼疾多年,不能鉴物,经治疗后重见光明,感动之余拜张皆春为义父。

张皆春的医名不局限于鲁北地区,笔者祖父曾长期负责黄河三角洲地区中医药学术研究工作。笔者幼年时听祖父说起过,张皆春老先生曾通过书信问诊处方的方式为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治好了眼疾,成为一时的杏林佳话。许多远在千里之外的病患得知张皆春的医名后寄信求诊,他尽力帮助。如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工作的黄玉德在书信求诊治愈眼疾后来信道谢。信中感激道:“多年来,我遭受眼疾之苦,曾被一些专家判为不治之症,想不到竟在你们医院治好了,真是枯木逢春。”

张皆春勤于临床,并细致地积累医案。他的医案记录翔实,从主症到兼症,从辨证依据到辨证思路,从处方用药到选药道理,无一遗漏,可谓全面而传统的中医医案记录方式。这样的踏实与认真为后人做了很好的示范。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张皆春将这些经验汇集成册,题名为《眼科一百证》及《眼科六十五证》。

1960年,山东省卫生厅开办全省眼科培训班,专门邀请张皆春为全省各地医生传授中医眼科的学术认识与辨证思路。张皆春依据自己积累的眼科经验亲自编写了教材讲义。其间,他白天登台授课,晚上编写讲义,言传身教,为全省培训了一批眼科专业人才。这也是黄三角中医界为全省作出的突出贡献。

张皆春撰写的讲义经学生周奉建整理,以《张皆春眼科诊治》为名于1980年7月由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该书编辑时,张皆春已届耄耋之年,身患重病,但他还是坚持亲自审阅书稿。可以说,这本书是张皆春毕生学术精华所在,也是黄三角医学史上极有分量的一本医学文献。

张皆春一生扎根基层,服务乡里,没有忘记青年学医时许下的为乡亲们服务的初心。有省直机关多次诚意邀请他去省城工作,他依然选择留在阳信工作,做一名服务基层百姓的医生。得益于他精益求精、勤勤恳恳的工作,阳信县中医院在全省率先成立了中医眼科专科门诊,直到今天曾跟随张皆春学习的那一批学生仍是山东省中医眼科学科的中坚力量。

## 搜书志

###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钱杰

这个话是孟子说的。《红楼梦》就说了贾家五代人的故事。

第一代,水字辈,“一母同胞弟兄两个”,宁国公贾演、荣国公贾源。贾政说“我祖父勤劳王事,立下功勋,得了两个世职”,焦大也说“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个家业”。意思是一通家业源远流长,追根溯源,要从这打天下立根基的老哥儿俩开始演说了。

第二代,代字辈,意味着江山代有才人出。宁国府这边,长子贾代化袭了官(但是爵位等次降低了,变成了一等将军);荣国府这边,长子贾代善袭了官(但爵位等次好像却并未降,仍为公爵)。二代荣国公贾代善,“娶的是金陵世勋史侯家的小姐为妻”,就是书里说的贾母了。第一代是创业,第二代除了守成,也算是见证和参与了创业的一代。所以贾母不简单。四十七回,她自己说她嫁到贾家五十四年,很是经了些“大惊大险千奇百怪的事”,说明她是知道一点创业艰难、守成不易的,关键时候也确实看出她身上有老一代那种杀伐决断的气势以及“留一手”的城府。但是“一味高乐”“安富尊荣”的奢侈萎靡之风也是这老太太起的头。败家之相已显。

第三代,文字辈。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中,贾家和王家是靠军功起家。焦大就曾跟着宁荣二公“出过三四回兵”。后来贾精心血来潮要习武,不是还得到贾赦、贾政两个长辈的赞许吗,说“这才是正理,文既误矣,武事当亦该习,况在武荫之属”(七十五回)。但毕竟是觉得江山坐稳、天下太平了,第三代就要偃武修文、以“翰墨诗书”自我标榜。这样一来,荣国府这边,文字辈的贾政、贾敏兄妹就都是读书人了。贾敏更嫁了一位科场大赢家、前科探花郎。袭了“一等将军”世职的老大贾赦也要附庸风雅,比如豪夺人家石呆子的古扇,以及在中秋之夜摇头晃脑、不懂装懂地点评一下侄子们写的诗。宁国府那边甚至还出了贾敬这样一个“乙卯科进士”(十三回)。

第四代,玉字辈,是衔玉而生的颓废一代。珍、琏、蓉、珠、宝、环、瑞等,多为现世活宝、纨绔中的极品。

第五代,草字辈,就是贾蓉、贾兰这一代。经过老太太带头和第三代第四代再接再厉这“扬铃打鼓”的“一通乱折腾”,此时大厦已倾,树倒猢猻散。脂浓粉香、金玉满堂的“歌舞场”,“当年笏满床”,变成后来的“陋室空堂”“衰草枯杨”。“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嗣后也不过都是些草木之人了。

五代人的辈分代号,似乎揭示着一个封建大家族“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

# 一枚新石器时代文物“石铲”出土始末

张海鹰



该石铲,长12.5厘米,宽9.5厘米,厚1厘米。经考证,为新石器时代文物。

11公里处,该村建于明永乐年间,王家峰由山西省洪洞县迁此建村,因村址附近有一古庙,故取名“王家庙子”。后人为祭祖先,重建祖坟,并更名村为“王家坟”。另据《无棣县志》记载,明永乐末年,始祖王飞鸿卒葬于沙井台村西(今王家坟村东老坟顶子),后人在此繁衍生息,久而传之,遂以村名。1958年分为前、后两村,位于南部的称前王家坟,位于北部的就称后王家坟。

现年67岁的王延华对前去采访的高士东说,无棣县第一枚新石器时代文物“石铲”不是1964年在后王家坟出土的,是他在1978年冬参加修建水库挖渠时在庞家集乡某村发现的。庞家集乡地处无棣县境南部,小米河、青波河分别从该乡北部和南部边界经过,境内中间有刘家河子故河道。1997年2月,该乡并入水湾镇。

1978年,无棣县革命委员会决定挖故河道水库,至1984年建成刘家河子水库、镇江水库、朱龙河水库和老郝家沟水库等4座水库。

刘家河子水库,又名“胜利水库”,位于庞家集乡刘家河子故道河槽上。故道河槽长9.35公里、宽300米-700米,低于周围地面1米-1.5米,两岸高程5.0米左右,是建设水库的天然良好地形。水库建于1978年冬,1981年竣工,全长5.5千米,宽0.1千米。主要水源是小米河,一次可蓄水195万立方米,蓄水面积0.55平方公里,可灌溉农田1万亩。

据王延华回忆,1978年秋,时年22岁的他和王家坟村村民去刘家河子水库上工。当时,他和民工们住的窝棚搭在水库北侧的一个斜坡上,就在水库北侧干活。一天下午,他在庞家集乡某村某段工地挖渠。这块工地现场是一片荒滩,地上全是半米多高的茅子草和芦苇草。当他用铁锹挖土挖到约4米深处时,突然听到铁锹“哧”的一声,他脚下一滑,差点滑倒,感觉铁锹碰到了硬东西。他再用铁锹试了试还是挖不动,便用铁锹清了清坑下的散土,发现有一个沾满黑泥的石头块,拿在手上感觉又滑又沉,用手一擦,发现上边还有一个小窟窿。这便是无棣县出土的第一枚新石器时代文物“石铲”。

王延华说,石铲发现于施工水库北侧、庞家集乡某村南侧。

当年,庞家集乡辖27个自然村(行政村),据《无棣县志》(2017年版),刘家河子水库(胜利水库)北侧自西向东有鞠家、袁李杨、庞家集、齐家、董家、孙家、河崖刘、常家店等村庄。由此推断,石铲的出土地点可能是在鞠家村、袁李杨村或庞家集村一带。

王延华在完成挑河任务后,把那块出土的“石块”捎带回家,随手扔在了烧火做饭的灶间里。1982年冬天,县里来了三四个人,说是文物局的,代表政府征收那块出土的“石块”。王延华没有迟疑,便将“石块”交给了县里来的人。后来,先后有五六批媒体记者、文物工作人员到后王家坟村采访王延华。王延华才知道,那块“石块”竟然是新石器时代的一枚磨制石铲,距今大约6000年。目前,这枚石铲存于无棣县博物馆。

无棣境内除了出土新石器时期用于生产的石铲外,还出土有新石器时期的石斧、石磨、瓮棺、陶盆、陶罐以及战国刀币、先秦铜剑、西汉五铢、北齐石佛、唐代金、宋代熏炉、金代元宝等。由以上出土文物可证明,从新石器时期到商周,由秦汉至唐宋,无棣境内自南至北皆有人类聚居,实为华夏古老的城邑之一,无怪乎被世人称为“东省文明之区、北海瀚苑之府”。



石铲发现者王延华(右)与无棣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士东(左)

无棣,史称“古棣”,左环渤海,渔盐富足,右控平原,盛产枣棉,早在新石器时期即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二十世纪下半叶,县境出土石铲一枚,经考证为新石器时代文物,距今约6000年。

据1994年版《无棣县志》之《文化·文物·文物藏品》载:“石铲,1964年西小王王家坟出土,扁形,平顶双面刃,刃部呈半圆形,顶部中端有一小圆孔,由青石磨制而成。据考,距今已6000年。现存无棣县文管所。”2010年版《无棣县志》之《文化旅游·文物·古代文物·馆藏文物》对石铲的记载内容同1994年版《无棣县志》一致。

据《无棣县志》可知,无棣县第一枚新石器时代文物“石铲”,出土时间是1964年,出土地点是今西小王镇王家坟村。

2023年夏初,有知情人反映该石铲的出土时间、地点与志书记载的不相吻合。5月12日上午10时,无棣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士东据知情人提供的线索,驱车赶到无棣县东部的西小王镇后王家坟村王延华家。

后王家坟村位于西小王镇政府东北